

老伴是位旧式男人,不会家务,更不会“买汰烧”;我呢,还得敲敲键盘写些豆腐干文章——故而我丧偶后找对象时有人一听说是个作家,头摇得拨郎鼓地拒绝道:“女作家一门心思在文章上,不会服侍我的。”在这些人的眼里,老婆是娶来服侍他的义务保姆而已。

那么现在我的家怎么样,它是如何充满温馨的呢?我是试用过钟点工的,可能是我疙瘩,总感到颇不称心。人本来久坐了也得站起来活动一下,每天吃过早餐我去小花园散步,回家时带些菜,当我坐下换拖鞋时,老伴已将我带回来的袋子里的菜整理了:有的放进冰箱;有的放在厨房;有的放入水槽……我就坐在了电脑前,敲了一会儿多后便站起去准备午餐的菜肴:先是洗清爽该上炆窝的先文火炆好;然后我拣菜,他剥蚕

豆;待我洗好菜,便和他坐在一起剥豆。剥豆时两人也不安生:我朝他瞅瞅,他脸色红润,精神充沛,便调笑地逗他:“你是‘人面桃花相映红’。”他红了下脸嗔道:“小捣蛋!”这声骂哪

我叫朱鸮,鸮是一种鸟类,腿长嘴尖。因为我的脸是红色的,所以人们叫我“朱鸮”,古称红朱鹭。老百姓又称我为“红鹤”。我的名声很大,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和熊猫的名气一样大。但是,现在你们不容易见到我。

我象征着幸福,被称为“吉祥之鸟”。要是我在谁家房前屋后的树上筑巢垒窝,就被认为是这里的风水好,主人家的人品高,村民都愿意加入到保护我的行列中。我的长相是蛮漂亮的,在鸟类中,我的身材高挑,约79厘米左右,体重不到4斤。一身羽毛,洁白如雪,双腿细长,两个翅膀的下侧和圆形尾羽的一部分,都闪耀着朱红色的光辉,显得淡雅而美丽。后脑戴了一个柳叶形羽冠,像一顶女王的皇冠,脚也是红色的,像穿了一双跳芭蕾舞的红舞鞋。我休息时,把长嘴插入背上的羽毛中,任凭头上的羽冠在微风中飘动,非常潇洒动人。我站在一群动物中,超凡脱俗,行动端庄大方,显得高贵而典雅。

我的胆子很小,性情孤僻而沉静,甚至有点敏感、脆弱和多疑。飞行时头向前伸,脚向后伸,鼓翼缓慢而有力。在地上

行走时,步履轻盈、迟缓,婀娜而矜持,有点诗人气质。在很久以前的农耕时代,我和人类亲近友善,和谐相处。我的寿命不短,可以活到37岁。我曾在中国东部、日本、俄罗斯、朝鲜等地生活过。但是,近百年来,人类在向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奔跑中,不经意地忽略了我的生存环境的恶化,我繁衍所必需的蓝天净水和宁静自然的栖息生态愈加险恶。我的天敌是王锦蛇,我和它势不两立。要命的是,由于适合我筑巢的高大乔木大批遭砍伐,以及适合觅食的水田大面积改造为旱田,我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收缩。另外,越来越广泛使用的农药,也威胁了我的安全,我吃的小鱼、泥鳅、黄鳝里都有毒素。在上世纪30年代,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同时,居然给我加上一个“危害农业生产”的罪名,组织猎人捕猎,我的大批兄弟姐妹们惨遭杀害;1970年,中国、日本和苏联的科学家花费大量精力寻找我的踪影,但一无所获,大家以为我的种群在世界上已灭绝。

1981年5月,在中国陕西洋县的山林里,人们发现了我的七位兄弟姐妹,在洋县的父老乡亲们的精心保护和悉心呵护下,我的家族出现了物种复苏的吉兆。从1993年至2003年,在陕西、北京等地共建立了13个我的保护地,总面积达4230公顷。此外,为了扩大种群,北京动物园还积极开展我的人工繁殖的研究,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繁殖朱鸮的科研机构。我的恩人是北京动物园的高级工程师李福来。目前,我的家族种群已从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2000多只,濒危状况日趋缓解。我多么希望人们能和我和睦相处,不要再伤害我。

这里还要顺便给大家通报一个消息:上海歌舞团一出原创舞剧的剧名就叫《朱鸮》。这出舞剧通过描写人类文明的进程中,以古代、近代、现代三个时期来展现我的坎坷的命运,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。舞剧通过“曾经的失去”,表达“永久的珍惜”。饰演我的24位演员的舞姿好看极了。她们的穿着、走动的姿态,包括头部转动的样子,都是模仿我的。24位姐妹领首提足,齐步款款走来,白色羽裙飞舞,别有典雅风情。有机会的话,欢迎大家到上海大剧院来看我啊!

的家隔几天便要拖次地板,我岂可去电话要儿子来,他也有家务,更有工作,比我忙着呢。更不能厚着脸让小弟来干,他有他的家。我与老伴也有办法自己来解决的:体力不足,

两人各拖一半的地板。平时的清洁工作都是他做的,凡是他能做的总是竭尽全力地做好,家里虽不能说是尘不染,但也能马虎地算是窗明几净的。我是写作与家务巧妙地交叉地做的,这样既兼顾了家务,又可避免了因久坐而导致的种种疾病。让思索着的脑子也休息一下。

只消他回南京老家,待他回家前,我总是因体贴他,先行一个人独自把全部地板拖得光可鉴人,让他刚踏进家门就心情舒畅与欢乐。家是无可替代的、是自己最温暖的私人空间。至少要它能整洁,这就住着舒服。

洗纱窗是我有空时把它们卸下来放进浴缸里浸泡与洗刷清爽的。我们的生活还能自理。我这个老人虽不能说是在“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”这方面做得极好,但家常菜是皆能煮得让老伴吃得都满意,文友们真诚地对他说过:“你吃福好。”这是对我厨艺的赞赏与肯定。我是个讲究美食的老苏州。

在我这个简朴的家里虽无豪华装饰,但实用的家电等一应俱全。曾有人比喻图书馆为天堂,那么,我这个家里那个小的书房可喻为“天堂”了,它不大,但也有好些都是平装的藏书。最可人意的还在于我



早年曾拜读过大作家林语堂的一些名著,后来也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《大师》中看到他的不凡履历。今年早春,我与夫人去台北自由行,终于走进了心仪已久的阳明山林语堂故居。

这个与众不同的故居是先生亲自设计的,建有修竹鱼池的四合院融进了西班牙式的拱门和螺旋廊柱。置身于这中西合璧的庭院中,再观赏书房里的四句名言“两脚踏中西文化,一心评宇宙文章,热爱故国不泥古,乐享生活不流俗”,我真心钦佩这位文化大师兼“生活家”的渊博旷达和审美逸趣!

书房和大展厅里收藏着先生的两千多册出版物。他曾经是半月刊《论语》的主编,创刊之初,宋庆龄、蔡元培、鲁迅、茅盾、朱光潜等名人都为之撰稿,这是中国文坛精英的大荟萃。长篇小说《京华烟云》放在书橱的显眼位置,不少评论家誉之是《红楼梦》的现代版,是一部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。作为一位阅尽人生的智者达人,先生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中藏劝人们:工作之余、责任之外要有高品位的精神追求。此书用浓墨重彩写出了“雪可赏,雨可听,风可吟,月可弄”的中国文化所特有的精

我的家乡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的一个村庄,名曰塘垞村。村口外横亘着一条数公里长的海塘,即海堤。因在新中国成立后修筑的,又叫解放塘。海堤外,是一片白茫茫的大海。海堤的北端,连着礁头村,地形像古堡似的岛礁,阻隔着大海,向北延伸便是漩门湾。海堤的南端是半边山,据说是山体被海浪劈成一半而得名。这是我对家乡的印象。离开家乡近四十年了,我仍思念着……

清明时节,我回到故乡。闲着没事到海边转转。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,通过围海造地,已完成了二期、三期工程,海堤不断向海外推进,把漩门湾外侧的岛屿至南端的半边山围了起来,新修的海堤大坝只留了南

两个的闸门,保持海水流通。过去站在村口,能看到浩淼的大海,晴天时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大海远处的岛屿。如今,外海的岛屿变成内陆,漩门湾内的大海变成了一湖死海。昔日,大海退潮,裸露出一望无际、黑黝黝的海塗,现已变成高楼林立、机器轰鸣的工业区。我已无法找到儿时留在海涂上的脚印……

我顺着海堤往礁头村走去。这里的地形陡峭壁立,岛礁上建有鳞次栉比的民居,既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石头砌的老房子,也有近年来建的别墅式的小洋楼。礁头最有名的是解放北闸,既是内陆通向大海的通道,又是泄洪的水闸。当年这里曾是观海听涛的绝佳处,潮起潮落,惊涛拍岸。遇到强台风,海浪像排山倒海一样涌来。这里又是渔港码头,出海渔船归航时,白帆点点、桅杆林立。

正当我凭栏眺望时,堤坝上走来一中年男子,好面熟,对方也在打量着我。原来是我弟弟的好朋友、礁头村老村长赵泽岳。我问赵村长:“村多少人?”“200多户,现有人口800多。”赵村长指了指礁头村山脚下的一栋老房子说:“那是我的家,过去开门推窗就见大海,夜里睡觉能听到海浪声,现在听不到了!”赵村长的父亲与我的父亲年龄相仿。上世纪六十年代都曾捕过黄花鱼,土话叫“敲鱼”。出海时,通

陈汉臣 中原 (外国首都) 昨日谜面:三千强弩压潮低 (股票名) 谜底:宁波高发(注:宁,使安定)

别样的故居

喻昌基 致内涵。书橱里陈列着这本书的12国语言的译本。《吾国吾民》是林语堂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英文著作。先生曾对国人说:“外国人的文化与我们不同,你们可以学习他们的长处,但不要为他们笑而我们觉得自卑;因为我们的文明比他们的悠久而优美。”这本书居然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中,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。在当年,《吾国吾民》让不少西方人改变了对中国人及其文化的误解;在今天,作者的这种民族自信依然有其现实意义。

先生一生翻译了《东坡诗文集》等大量的汉译英作品。书房的一个大柜子里还收藏着他晚年用五年时间写成的《当代汉英词典》的手稿,共60余册……先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。

故居里的讲解员还特意介绍:林语堂先生有着非凡的创造潜能。这里陈列着他设计

常一条渔船配六条小舢板,发现鱼群,像擂鼓一样敲打个不停,敲得黄花鱼晕头转向,乱蹦乱跳。这时小舢板围城一团,船老大下令放网围捕,慢慢收拢起网。这些野生黄鱼,味道鲜美,真是价廉物美,新鲜黄鱼只卖四分钱一斤。妈妈怀我二妹时,我陪她去买了一担百余斤,晒成黄鱼干,为坐月子时备用。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门前晒满了黄鱼、带鱼、墨鱼等海鲜。可是,如今

的野生正宗黄花鱼,成了稀有鱼类,卖到两三千元一斤。握别老村徘徊,以往从船闸通向大海的深水航道,而今成了一条浅浅的水沟,有几只水鸭在游弋,水沟的两侧,长满了茂密的芦苇、油菜花,芦苇丛中有小鸟、白鹭在嬉戏。当年解放北闸旁只住着寥寥十几户人家,如今犹如闹市,开设了各种风味小吃店,一座长达1381米的绕城高速大桥,像一道彩虹,从礁头村绕漩门湾方向延伸……

四十年的岁月,沧海变桑田,涛声已渐渐远去。虽然经围海造地,漩门湾增加了六万多亩土地,但我的心情却是那么惆怅,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家乡的青山碧海蓝天,我仍深深地眷恋着大海,追忆大海弹奏的那美妙动听的乐章,思念大海给村民们带来丰厚的恩赐。

最近,我又收到了好友让我投票的消息。每次好友有这样的要求,我都很快地参与,觉得这只是举手之劳。这次,我打开了投票网页,认真地看起了选手作品。孩子们的涂鸦之作,很是质朴可爱,妙趣横生。看着我们的涂鸭之作,很像是质朴的图画深深打动了。这幅画立意很好,画功扎实,在那些作品中很是突出,但却只有四五张投票。而让我投的那个孩子的画并不出色,却因为家长网络人脉广,遥遥领先。其余领先者的作品也不是很出色,估计也是家长拉来的选票。

莫名的,不禁为这样的投票担忧起来:如果这些孩子渐渐长大,看着这些不公正的投票,他们对这个社会会有什么看法呢?被拉来投票的人很多只有热心没有责任心,而很多商家举办这样的活动只是用赤裸裸的利益

票的来得更直接,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!记得当年参与观众投票是二〇〇一年央视主持人大赛,撒贝宁和沈冰脱颖而出,在专家评分中沈冰冰小撒分数稍高,但观众评分小撒遥遥领先,那时候投票真的是很负责任,一路追着看比赛,落下一场还要和别人千问万问,自己的投票很是慎重。成绩公布,大家都都很是认可。不像如今,怎么评怎么比,都被人说成藏了猫腻,含了潜规则。现在有些网络投票,已经有些变味了,很多没有着热心的名义不负责任地投票了,可是面对鼓足勇气陪着笑脸拉票的亲朋好友,我又不知道该如何拒绝。

的中文明快打字机、英文打字键盘、电动牙刷、自动发桥牌机等实物和设计手稿。不少发明还获得了专利呢。

为了感谢一辈子同甘共苦、相濡以沫的夫人廖翠凤,先生还设计了十把椅子,椅子的靠背上都刻有一个小篆“凤”字,唯一一把有扶手的椅子是爱妻的专座。这位幽默大师曾风趣地说过:“怎样做个好丈夫?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,你跟着她喜欢,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,你不要跟她生气。”

客厅的墙上挂着先生手书的“有不为斋”,画的国画墨斗和奔马,这些字画都映现了他不随流俗而又勃勃向上的人生态度。先生的卧室简朴而舒坦,看着他的一床一被、一衫一履,我仿佛听见了先生闲适的鼾声。

故居原来的餐厅现在已经改为茶室,茶室连着长长的阳台。我和夫人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品茗闲聊。先生曾经这样写:吃过晚饭在阳台上口衔烟斗,独自乘凉,“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,清风徐来,若有所思,若无所思。不亦快哉!”而有时,遥望云天,他会脸色凝重,因为想起了远

在大陆的故乡漳州……

先生的墓堂就在阳台下的小花园里,由挚友、国学大师钱穆题词。

朱鸮自述

吴兴人

网络投票变味了

叶蝶

来聚集人气,扩大宣传,从中牟利,根本就不想费心费力真正地选出优秀作品,优秀人才。据说更有甚者找投票公司用钱来刷票,这比那些辛辛苦苦用脸面拉票的来得更直接,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!

的中文明快打字机、英文打字键盘、电动牙刷、自动发桥牌机等实物和设计手稿。不少发明还获得了专利呢。